

## 后现代多面睇系列之一

# 十年树木：知识社会的萌发和知识工作者的栽培

作者：叶智仁

作者撰写本文时，为加拿大温哥华西门菲沙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传播学院传播学哲学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青年学、普及文化和文化研究、广告营销与消费的社会问题、中西跨文化传播、基督教伦理等。

本文刊登于《时代论坛》第 791 期，2002 年 10 月 27 日，后现代多面睇系列之一。分题为《时代论坛》编者所加。协助提供该系列稿件者：张国栋，《后现代文化与基督教》（香港：FES Press, 2002）编者之一。本系列之二、三、四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 [观看简体 html 档](#)  
[版权声明](#)

环顾亚洲各主要城市的当前发展，在「后现代景况」方兴未艾之际，处于竞争压力下，普遍的舆论均认为香港人迫切需要应付的困难，是如何面对「后工业转型」的社会事实。

在转型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创业资本家准确知道在甚么时候依赖甚么产品或服务可必然赚钱。他们较肯定的共同赚钱话题只有一个：如何能获得和利用「知识」达致点石成金之梦。

### 由蒸汽机到知识工业之路

诚然，历来知识在创造财富的活动中都有相应角色，但却从没有像今天如此重要，甚至到一地步，世界各地政府都嚷着要变身为「知识型经济社会」。究其原因，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或经济学家梭罗（[Lester Thurow](#)）等人都已经把背后的发展逻辑，讲得很简单明确。

他们均认为从社会演化的角度看，昔日农业时期的经济命脉是土地，有足够土地便有足够粮食供应大量体力劳动人口。劳动人口是制造对象工具、开路修桥或应付战争的主角。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能源是启动蒸汽机的关键。英国盛产煤，因此在工业起跑在线更有利，能率先成为工业强国。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后工业阶段诞生，经济优势逐渐在于能否系统地投资研发工作，因此天然资源的价值地位相对下降，上升的是智力资源和信息。换言之，较诸

体力和机械力，脑力更重要。政府和企业都是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业和商业的知识和信息来提高管治力和生产力。

对于这次我们当代的人（或说后现代人）亲身经验的巨大社会转型，商管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委实在一九六八年已发出「早期警报」，以书名《断绝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预告了几个当时既济未济的转折点，例如预测新技术每隔几年便会呈现一次成为主要新兴产业、世界经济体系将会重组为一个环球市场、工作需求不再在乎你已有的技能而是你学新技能的能力等。杜拉克指出当中的关键就是，「知识工业」之兴起造成对如何开发资源和组织社会的旧生产方式之断绝。

「知识工业」一词本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弗立兹·麦克勒在六二年首铸的，用来说明当时美国的工业新趋势是生产和分销思想资料，而非全然投资在具体货品经济。杜拉克见微知着，奠基于这个货品经济转为知识经济的「断绝」问题上，他更进一步开创了关于知识社会生力军——「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商管讨论。

同一时间，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贝尔也正努力研究「系统化知识」及专业技术阶级对西方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一九七三年贝尔出版了其巨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强调下一世纪，知识是社会运作的轴心原则。大体而言，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转型将奠基于知识及其工作者的论调，从这时开始被人广泛注意和讨论。

学习，为了懂得继续学习

然而，三十年后的今天，香港人对迎接知识社会面临的挑战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具体行动。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参考杜拉克在近期著作《下一个社会》（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里所重申的论点。他力陈在不断流动的全球化市场，高科技和尖端人才可被购买，而知识传播和扩散的速度也愈来愈快，因此一个社会的真正竞争优势是决定于她能否大量供应知识工作者。杜拉克的解释是，知识工作者是唯一不能在一夜之间可大批制造的必需品。因为，人成为知识工作者的首要条件是要「受过教育」。

也许，我们对「受过教育」的反应是停留在「受过大学教育」的观念而已。然而，杜拉克的阐释更发人深省。他在《杜拉克看亚洲》（Drucker on Asia）一书讲述他的先辈们在十六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印刷业起家的故事（Drucker 在荷兰文的原意正是印刷工人）。他的祖先在十二岁开始入工厂学徒，到了十七岁就已经学会了一名成功印刷匠终身所需的全部工作技巧。杜拉克指出，旧经济的工业社会对教育的假设是：学习是有限的，年轻人离开学校，毕业入社会谋生，便可停止学习。相比之下，在后工业的知识型社会，「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指有能力且渴望不断学习的人」。由于在新经济时代，知识淘汰知识的速度与日俱增，所以「受教育」的关键应该是如何落实一种学习型人格的培养，而非计算规格化的学习时数而已。

总括一句，知识工作者的本质是能主动终身学习，并拥有运用和创造知识的能力。这点对新一代的要求，也许正是亚洲教育制度的弱点。譬如，任教美国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梭罗便曾经指出，面对新经济，日本教育出现问题是因为她的高中教育只是一套超级记忆训练课程。虽然在中学阶段，日本学生的考试水平普遍较美国学生好，但到了研究院阶段，一旦要求自己动手创造知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大多会超越日本大学的研究生。

名校，岂是只有一类？

说回香港的情况，面对后工业转型的冲击，我们的教育改革还是处于疾呼呐喊的阶段。数月前，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在其校内毕业典礼中，就再次批评过去二十年来香港教育制度的失败是造成今天青年人缺乏新经济年代所要求的「技能」之原因。他指出香港的传统教育一直忽略了对「学习 ABC」——即适应力（Adaptability）、思考力（Brain Power）和创造力（Creativity）之培养的关注。

说来讽刺，我们教育失败的另一原因，也不幸给杜拉克和梭罗的一项忠告言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醒日本的莘莘学子和家长不应再死抱单一价值的名校等级意识——例如所有日本中学生都硬要入东京大学，挤不进便要入京都大学。指摘的理由是，假若学生的升学途径和对「最好大学」的价值观在新经济社会仍旧缺乏「多元性」，那么能大量培养学生成为真正知识工作者的目标，至终会被考试竞赛这类零和游戏拖累，实效大打折扣。

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挑战迫在眉睫，香港的教改不应一拖再拖，政府要多投放资源，力求使青少年的升学途径多元化、考试制度灵活化和大学定位非等级化。

基督教在线中文资源中心(OCCR)版权所有©2003

OCCR 鸣谢文章原作者及《时代论坛》编辑允许在网上发表本文。原文刊于《时代论坛》第七九一期，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读者可免费下载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唯必须全文下载，包括本版权声明，并在引用时声明出处。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introduction/citationandcopyrights.htm>。

本文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028.htm](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028.htm)

OCCR 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